

风花剑·雪月刀

阳朔著



上

风花剑(上中下)

作 者:阳 朔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王志茹

装帧设计:羽 丰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新华书店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570 千字

印 张:24

版 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书 号:ISBN 7-5387-1163-9/I·1146

定 价:29.80 元

内 容 简 介

风花剑丁一是江湖上最高贵的杀手，他很少为别人杀人。丁一与摘月宫主的决斗轰动整个武林，风花剑出鞘，摘月宫主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丁一有很多爱他的女人，但他却喜欢一个最恨他的女人……

灾难接连降临到丁一的身上。他甚至对手中的风花剑也产生了疑惑。无花庄是当今皇上最红的太监曹公公的秘府第，他是一个及其野心之人，他的目的是控制皇上，操纵朝廷，但他却忌讳皇上八大贴身侍卫之一羽天佑。羽天佑的武功深不可测，他每次都可以使皇上化险为夷。为了收买羽天佑，曹公公准备了三个绝色美人……

风起云涌。谜底最后解开：摘月宫主并没有死，他就是丁一的双胞兄弟，为了揭穿江湖上嫁祸摘月宫主的罪恶阴谋，兄弟俩不惜展开生死决斗……曹公公其实就是出卖铁匠之王的仆人阿飞……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雪地熊迹	(14)
第二章 疯子的破屋	(51)
第三章 洞中	(97)
第四章 船上	(132)
第五章 武林帖	(173)
第六章 慕容集	(213)
第七章 九毒教(薛夫人)	(249)
第八章 死亡之旅	(278)
第九章 光明客栈	(315)
第十章 红颜的刀	(349)
第十一章 阎罗门	(388)
第十二章 唐家老母	(422)
第十三章 黄帝庙	(462)
第十四章 静无和尚	(503)
第十五章 幽兰花	(542)
第十六章 生死游戏	(591)
第十七章 杀人机器	(631)
第十八章 酒缸裸女	(674)
第十九章 最后一战	(714)

引 子

寒冷的冬天，漆黑的夜。如此的冷，只有在如此黑的夜里才不致于让人感到世界末日的降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却有一阵马蹄声，将无边的寂静和无边的黑击得粉碎。

十八匹快马，在山间的小道上疾驰。

莽莽森林，不要说在漆黑的夜里，就是白天，马也不可能跑得这么快，看来，这十八匹马，一定是非常熟悉这条山道了。不然，它们一定掉进了左边的崖谷。崖谷很深，如果真的掉进去，连骨头也找不到。马可以不怕死，难道，马背上的人也不怕死吗？他们不怕掉进悬崖绝谷连骨头也找不到吗？

突然，黑暗中传来一声凄惨的呼叫。

一个同伴就这样葬身谷底。

可是，马蹄并没有因此而缓慢下来。马背上的人都知道，说不定下一个葬身谷底的人便是自己，但他们没有畏惧，他们面对的是死亡，他们难道没有一点点的恐惧之心吗？难道他们别无选择？惨叫声又接连想起，又有三个人同时命丧谷底。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便少了四个同伴，马背上的人，开始额头沁汗。他们想，若这样下去，还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就会全军覆没。要不是在漆黑的夜里，一定可以看见他们的脸因了恐惧面扭曲。

尽管他们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

幸好，在接下去的很长时间里，没有惨叫声响起。马蹄如箭，射向黑暗的前方。

不久，他们看见了一团光。这暗光，仿佛夜幕中一颗星星。马背上的人心中一喜。

虽然他们距那暗光还很远，但他们都从背上抽出了刀……

一盏灯。屋里温暖如春。而使得屋里如此温暖的，并不是这盏灯光，而是一个火炉。火炉里炭火正旺。

随着一只有力的胳膊轻缓的抽动，炉火中烈焰腾腾，就算放进去一块钢铁，高温也会使钢铁溶化。

炉火将一个年轻人的脸映得通红。他看上去只有三十岁，他的目光柔和、平静。从他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异常的神色。

他望着火炉旁边的一个女人。

女人坐着。

但即便坐着，也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孕妇。

孕妇也用同样的目光望着他。这是一对很幸福的夫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和美的家庭，在无比幸福的对视里，他们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寒冷、凶残、罪恶、背叛、杀戮和死亡。

男人是一个铁匠。

但是，如果铁匠能够从炉火中炼出罕世的宝刀、宝剑，那么，铁匠不仅是铁匠，至少，他应该是铁匠之王。

他们的目光使烈焰也变得柔和起来。

铁匠之王这时说道：“小莲，感觉好点了没有？”

孕妇点点头，她依旧注视着他，她的眼中好像浮着一层雾。

铁匠之王微微一笑。他笑起来的时候，很从容，很自信。孕妇的整个身躯陷在藤椅里，她也十分满足地笑着。铁匠之王说道：“这样就好，不痛了就好，等我将风花剑、雪月刀炼好了，你再为我生下两个孩子，我就将这两件尽我一生精力炼出来的武器

传给他们，好叫他们……”铁匠之王刚说道这里，忽见她脸色不对，忙道：“小莲，是不是，肚子又开始痛了？”小莲嫣然道：“不碍事，你继续炼吧。”

铁匠之王还沉浸在将要做父亲的喜悦中，他的眼神放射着异样的光采。他的右手微微翻动铁钳，烈焰吐出青色的火舌。

小莲说道：“宫主会不会找到这里来？”

铁匠之王道：“不会的，这个地方谁也不知道，除了我们和阿飞之外……”

小莲皱了皱眉头，说道：“阿飞去了已有十多天了，按理，他应该在三天之前就回来了。”铁匠之王笑着道：“小莲，别担心，阿飞机灵得很，他不会有事的。”顿了顿，又接着道：“也许，他要为我们的孩子多买些东西而耽搁了呢。”

小莲这时候忽然肚子剧痛起来，她不由得双手抱胸，汗珠从脸颊滚落。

铁匠之王急道：“小莲，怎么了？”

小莲缩在藤椅里，显然，她就要临产了。

铁匠之王却不能离开炉台，他脸庞通红，尽管他的嘴唇焦急而颤抖，但他仍然不紧不慢地抽送着风箱。他清楚，如果他现在就停下来，那么，这么多年来努力就会付之东流，风花剑、雪月刀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炼成。而炼不成风花剑、雪月刀，摘月宫的人一旦找到他们，他们已有死路一条。

小莲吃力地抬头，说道：“继续炼……只有将风花剑、雪月刀炼成，我们才可以堂堂正正的在一起。”

铁匠之王一咬牙，他索性转头，不看小莲，只盯着火炉里的青烽。

腾腾烈焰里，他看见了两柄刀剑的身形。火光是金色的，可刀剑的身形却仿佛被烈焰溶化在一起。分不出哪是刀，哪是剑。

慢慢的，刀剑微微张开，又合上。如此反复了数十次，每一次的张开与合上，刀剑的身形似乎都有一层灰烬脱落。他盯着火炉内青烟与刀剑的变化，他的神情紧张，激动，不安，兴奋。他好像什么都忘了，巨大的欢乐正向他围拢。连小莲痛苦的呻吟他也听不见了。

小莲已经从藤椅中滚到地上。

她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疼痛……

她的衣服已经湿透。

她赤裸着下身，她已经痛得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她仰身躺在地上，她的双腿极力地张着。她的呻吟像她的喘气，短而急促，又有一种撕裂的震颤。

可是这一切，铁匠之王看不见，听不见。

忽然，一声狂笑伴随着绚丽的光芒，紧接着，有血光溅起

刀剑闪过，脐带双双割断。婴儿的哭声清脆而响亮。

铁匠之王大笑道：“果真有天意，风花剑、雪月刀有主了！”

铁匠之王左手雪月刀，右手风花剑，刀剑之身有暗影显现，这是他在割断婴儿脐带时留在上面的血痕。小莲依旧躺在地上，她一手一个婴孩，将自己的两个孩子紧紧抱在胸前。

小莲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也许是巨大的幸福充填了她的心，也许是过度的疲惫令她无法现在就分享欢乐，她昏了过去。

他注视着眼前的一切。这是多么揪心而美丽啊。地上流满了血，包括小莲的衣服上和腿上，触目惊心的鲜红构成了最大的激悦。从这一刻起，他不仅仅是小莲的丈夫，而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从今以后，他不仅仅要保护小莲的幸福，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而付出更多的艰辛。

他放下手中的风花剑、雪月刀，他俯望着小莲。小莲疲倦地

闭着双眼。他摸着小莲怀里两个还在蠕动的儿子，喃喃道：“阿飞怎么现在还不回来。”

“阿飞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个声音，清晰、尖冷、钻入铁匠之王的耳内。

铁匠之王一惊。可是，他并没有抬头，而是冷冷道：“是谁杀了阿飞？”

说完这句话，他才抬头。但他仍蹲着，没有站起来。

屋子里不知何时多了许多人。火炉虽没有风箱鼓风，可炉火还是很旺，屋子里还很暖和。这些人，刚刚从寒冷的外面进来，他们眉毛上的霜雪开始融化。

铁匠之王再次道：“是谁杀了阿飞？”

“并不是杀了阿飞，他才永远不会回来。”说话的这个人声音很细，却是一个虎背熊腰的汉子。汉子刚说完，铁匠之王说了一个字：“错！”接着手臂轻挥，一点寒星，从袖中飞出，直射向汉子的咽喉。

汉子看上去又粗又笨，却可以在如此小的空间施展绝妙的轻功。他的身形低掠，又快又疾，手中钢刀，舞出一个密不透风的圆。看起来，任何暗器都难以伤他毫发。

果然是好手！其他人也都为他暗暗喝彩。

可是，汉子还是死了。

他的咽喉，留着一个透明的窟窿。谁也不知道，铁匠之王是用什么暗器置他于死地的。

望着地上的尸体，他们的脸上有了恐惧。

铁匠之王说道：“我一生炼了许多杀人的武器，却从未杀过一个人，今天是第一次。”

这些人脸上的恐惧更甚。

只听铁匠之王又道：“摘月宫所有的刀剑都是我铸炼出来

的,没想到你们竟用它残杀无辜,我不愿呆在摘月宫,是不想再加重自己的罪孽。你们走,请告诉摘月宫主,叫他毁了摘月宫的所有刀剑,不然,我会杀了摘月宫所有持刀剑的人!”

这些人面面相觑。

他们有恐惧,但他们却不怕死。他们是摘月宫最勇敢最无畏的武士。他们今天来,唯一的目的是叫铁匠之王回摘月宫,那怕是抬着他的尸体回去。

一人阴阴道:“铁匠之王,你应该知道我们这里的目的。”

铁匠之王道:“所以我才劝你们回去。”

那人道:“可是,我们就这样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你们不回去,也是死路一条。”铁匠之王说着,手一抬,又一道寒光,直射那人的咽喉。那人倒下,连闪身的机会也没有。

铁匠之王道:“你们刚才还有十四个人,现在只剩十二个了,快回去吧。”他说着一声叹息,轻抚小莲的额头,将渗出来的汗水,一一抚去。

夜,很静。寒冷,从门缝间钻进屋里。

他们能够在漆黑的夜里从绝壁间闯过来是一个奇迹,他们还想出现一个奇迹:这就是以他们十二人之力与铁匠之王一搏!

只听铁匠之王说道:“以你们十二人的力量,本来可以与我一搏,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已经炼成了天下无敌的风花剑、雪月刀。”

“刀”字未落,光芒顿现,十二颗人头,无声地落在地上,他们的身体,还直直地立着铁匠之王注视着风花剑、雪月刀,它们已经沾过婴儿与母亲的血,因此,它们不会再沾上其他任何人的血迹。刀剑之中的暗淡血痕,这也是它们炼成的瞬间,所受的创伤:如花似雪。花,不是鲜花。

雪，不是鲜血。

风花雪月，本是世间极致的美丽。

只有铁匠之王才能创造出如此美丽非凡的剑和刀。

风花剑。雪月刀。

因为风花剑和雪月刀在造就之初，就染上了圣洁之血，所以，它们理应成为正义和无敌的刀剑！风花剑、雪月刀，世上谁还能与之为敌？

铁匠之王扯过一件衣服，将两个孩子包裹着，抱在怀里。

小莲实在太累了，应该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可是小莲却醒了。也许还是母亲的本能，当有人将她的孩子从身边抱走的时候，她醒了。

小莲微微说道：“别，别抱走了孩子。”

铁匠之王俯身道：“小莲，是我。”

小莲仍旧道：“把孩子给我。”

铁匠之王将孩子放在小莲的身边，孩子不哭，也不笑，一双眼睛惊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铁匠之王附着小莲的耳际说道：“小莲，这真是天意，我刚刚炼成风花剑和雪月刀，你就为我生了两个双胞胎儿子。”

小莲闭着双目，但笑容已起，她含笑道：“但愿他们一生能够平平安安……”

铁匠之王朗声道：“我铁匠之王的儿子不求功名利禄，不求武功第一，只求平平安安。”

小莲说道：“可是，你平常不是希望你的儿子能够做一个扶正祛邪的大英雄吗？”

铁匠之王黯然道：“什么大英雄？做英雄是需要常人双倍的毅力和忍耐以及双倍的孤独寂寞。我的儿子，我只想他们开开心心。”

小莲睁眼，她不看丈夫，却望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眼中尽是柔情和慈爱。铁匠之王在一旁看着这一幕，似是痴了。一瞬间，他感到自己无比幸福。

现在，任何东西也无法使他的目光从她们母子身上移开，任何情况也不能使他站起来。可是，铁匠之王的目光不仅从小莲和儿子的身上移开，而且他慢慢的站了起来。

是什么人，什么情况令他不安？

门被打开，寒风从外面刮过来。

紧接着，一个人影从夜幕中出现。

这个人站在门口，立时将外面的寒风堵住。

铁匠之王说道：“这点冷，算不了什么。”

门口那人道：“可是，如果自己变成一个冰冷的死人呢？”

铁匠之王道：“你的意思是，只要你进了这道门槛，就会杀了我？”

门口那人点点头。

铁匠之王又道：“你这样站着，是什么意思？”

“跟我走。”门口那人冷冷道。

“跟你走？为你创造杀人的刀剑？”

“杀人不一定要用刀剑。”门口那人说道：“只不过，我不想看见你死得很惨。”

“这不用你管。”

“你是我的兄弟，我当然要管。”

“不，我们不是兄弟，你是摘月宫的宫主，而我是一名普通的铁匠而已。”

“我是摘月宫主，你是铁匠之王，我们的地位是一样的。”

原来，门口这人是摘月宫主。只听摘月宫主说道：“我们不仅是亲兄弟，而且是一双胞胎，我们本应同生共死，患难与共。”

“不！”铁匠之王喝道：“你滥杀无辜，可是，你不要忘记，使无辜者血流成河的，正是你制造出来的刀剑，要说罪恶，你也有一半的份。”

铁匠之王气得脸色发青，却又无话可说。

摘月宫主接着道：“我是摘月宫主，你是铁匠之王，只要我们兄弟齐心协力，何愁天下武林不在我们兄弟手中……”

“住口！”铁匠之王道：“念我们兄弟的份上，你过去做的坏事，我可以不追究，但你必须从现在起，毁掉摘月宫所有的刀剑利器，不再滥杀二人，不然……”

“不然怎样？”

铁匠之王左手雪月刀，右手风花剑，一字一顿道：“不然我杀了你！”

摘月宫主淡淡道：“你以为你炼成了风花剑和雪月刀，就能杀了我？”

“你知道这是什么刀？什么剑？”

摘月宫主摇头。

铁匠之王道：“这是无敌之刀，正义之剑。”

摘月宫主笑道：“刀剑是可以无敌，但要看它在什么人的手中。”不待铁匠之王回答，摘月宫主又道：“你是我的兄弟，我知道你绝不可能杀我，你不杀我是因为你有一颗仁厚与正义之心，你不敢背上杀死亲兄弟的罪名。而我，我不分善恶，不择手段，我可以全力以赴杀死你。”摘月宫主望着无言以对的铁匠之王，冷冷地笑着。

这时，地上的小莲挣扎着坐了起来，她还十分虚弱，吃力道：“宫主，你们是亲兄弟，为什么要自相残杀？”

摘月宫主冷笑道：“只要他跟我回摘月宫，我就不会杀他。”

铁匠之王喝道：“我绝不回摘月宫！”

摘月宫主道：“好，那你的孩子马上就会变成没有父亲的孩子了。”摘月宫主说完，身子一动不动，却有一股冷风扑面而来。这不是摘月宫主的杀气，而是冬夜里的寒风。摘月宫主一直站在门口，他没有走开，寒风根本不可能从门口进来。难道，摘月宫主刚才已经离开过门口？如果他离开门口铁匠之王却一点也看不出来，那他的武功是太可怕了。

铁匠之王呆了呆，见摘月宫主仍是那站着，那样笑着。

摘月宫主道：“如果我要杀你，刚才已经得手了。”

铁匠之王道：“如果我的风花剑出鞘，你也已经没命了。”

两个人同时一怔。铁匠之王道：“你终于练成了摘月宫最高武学‘乾坤小挪移’了。”

摘月宫主笑道：“这也是天意，要不是我无意间得到‘天禅心经’，我也练不成摘月宫的最高武学。”顿了顿，他接着说道：“可我没想到，你的风花剑和雪月刀竟会出乎我的意外……”

铁匠之王道：“你也承认你刚才虽然使了‘乾坤小挪移’，却也不能完全得手，对不对？”摘月宫主叹了口气，说道：“你应该了解我的脾性，如果刚才我能得手，怎会让你活到现在？”

铁匠之王缓缓道：“宫主，你还是悬崖勒马吧。”

摘月宫主忽然狂笑起来，他大声道：“你是我的兄弟，如今，我的事业正如日中天，我正要统一整个武林，你不帮我一把，却在这里胡说八道，杀我高手，难道我们还算是兄弟么！”摘月宫主说着怒视着铁匠之王，右手微抬，屋里那个巨大的火炉，原本烈焰熊熊，转瞬间却熄灭了。这是一种什么武功铁匠之王也不知道。但是，在抬手之间熄灭如此旺盛的炉火，他却做不到。

屋里只剩下一盏暗淡的灯。

铁匠之王仿佛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没有把握杀死他。他第一次有了被杀的恐惧。

摘月宫主这时又狂笑道：“乾坤小挪移能够以对手的兵器杀死对手，又能够移形换影，动而不动，不动而动，这是武功的最高境界！铁匠之王，你虽然可以炼成锋利无比的兵器，我却能使你丧身自己的刀剑之下……”

铁匠之王注视着摘月宫主，他的声音好象在缥缈的空中，忽然，铁匠之王的神情变了，他发现摘月宫主的影子一个叠一个，屋子里到处是他的影子。铁匠之王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摘月宫主，尽管他手中有风花剑和雪月刀，却一时呆住，无法下手。

摘月宫主还在狂笑。笑声有些凄绝。

铁匠之王的头有些眩晕。他索性闭上眼睛。他在心里不住道：“天啊，我们是兄弟，他却要用乾坤小挪移置我于死地！我怎么能杀他！我怎么可以用风花剑和雪月刀杀死我的亲兄弟。这难道也是天意？既然这样，上帝为什么要我们两个人同时来到这个世上，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会是亲兄弟。”铁匠之王一边在心里悲哀地默想，一边调整着手中的风花剑和雪月刀。

除了摘月宫主的狂笑，四周一片寂静。

铁匠之王的脑中一片空白。

他想起跟随他多年的阿飞，他在心里道：阿飞，你也许在哪个小镇上为我的孩子购置一年的衣物，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担负起养育孩子的重任，使他们一辈子平平安安。”

正想着，一阵啼哭骤然响起。

铁匠之王急睁眼，看见一柄短刀，射向小莲的胸口！

铁匠之王大惊。

偷袭者的面孔在漆黑的窗外一闪而逝，铁匠之王还是看清了，他脱口叫道：“阿飞！”

阿飞跟随了他们多年。阿飞竟然要暗算小莲。小莲一死，两个孩子哪能活命？

铁匠之王心志大乱，他本能地想挥动风花剑，可是，摘月宫主那股强大的吸引力竟然令他动弹不得！铁匠之王眼睁睁看着短刀“卜”的一声，没入小莲的胸口。

悲哀、惊愕、绝望、愤怒！

铁匠之王一声断喝，如鹰鸣鹤啸，直冲九天。同时，手中风花剑和雪月刀幻出一片绚丽的光芒——无与伦比的快，一剑刺向摘月宫主。

悲风，黑雨，寒夜。

铁匠之王听到外面在下雨。

风雨夜，这是极富有诗意的境界。在这样的意境中，最容易产生缠绵悱恻的故事。温暖的胸膛，柔弱无骨的手指，紧紧相拥的热吻渴望……可是，现在的一切是如此的截然不同。

风是悲风，雨是凄雨。夜是寒夜。

所有的缠绵只是一个梦。

诗意的境界只是梦中难以到达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这里究竟在哪里？

忘了。记不起来了。

也许，在临死前的一瞬，每个人都还记得自己是谁，为什么而活。而在一瞬之后，一切都变得冰凉，一切都成泡影。

摘月宫主的咽喉有一个透明的窟窿。这是被铁匠之王的风花剑刺穿的。风花剑太快了。其实，风花剑只要一半就够了，只要能刺穿摘月宫主的咽喉就够了。由于太快，风花剑在刺穿摘月宫主的咽喉之后，又刺穿了自己的咽喉。

风花剑刺穿了两人的咽喉之后，仍旧握在铁匠之王的手中。

摘月宫主惨然道：“我说过乾坤小挪移能够以对手的利器杀死对手……”

铁匠之王没有倒下，也不说话。

摘月宫主的脸泛起一层死灰，死神已攫住他的心，他哀伤道：“你，为什么雪月刀不出击……”

铁匠之王也只剩下最后的气息，他说道：“雪月刀出击，虽然可以保住我的性命，但风花剑却要被毁掉。”停了一会，铁匠之王接着道：“与其毁掉正义之剑，不如毁掉我自己。”

摘月宫主的嘴角已流出鲜血，他惨笑道：“人都死了，谁还去扶正祛邪。”

铁匠之王咳了一下，吐出一口血，他悲伤，但却微笑道：“留下风花剑，正义自有正义者来扶持。”

铁匠之王又咳了一下，又吐出一大口鲜血，身体摇了摇，眼见就要倒下。突然，铁匠之王眼神闪动，大喝一声：“阿飞，世上不应该有你这样的畜生！”话未落，手中的雪月刀飞向门外。

门外，传来一声惨叫。阿飞的惨叫。

铁匠之王又连咳了三下，连吐了三口鲜血。

摘月宫主这时已瘫在地上。他好像忽然明白，铁匠之王为什么雪月刀不出击。原来，他要用雪月刀对付世上最奸邪的恶徒阿飞。从刚才的惨叫声中，他猛然想起，将铁匠之王隐匿之处告诉他的正是阿飞。如果不是阿飞告密，他根本不知道铁匠之王藏在何处。他虽然派摘月宫所有的高手追杀他好几年，但如今他已不再把他放在心上，他就当他已经死了。是阿飞害了他，是阿飞害了他们兄弟。像阿飞这种人，这种忘恩负义之徒，绝不能他活在这个世上。铁匠之王最后的力气用尽，也颓然倒了下来。

俩兄弟，同时来，同时去，他们死了，他们的头，最终靠在一起。

风花剑掉在地上，发出一声悦耳的脆响。而这时，婴儿的啼哭，越来越响，越来越急……